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朝綱目備要卷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貢生臣湯逢泰

謄錄貢生臣王　轂

兩朝綱目備要卷五

寧宗

慶元三年丁巳春正月壬寅鄭僑罷

癸卯謝深甫兼知樞密院事

二月己酉神宗玉牒高宗實録成

京鏜等上之

丁巳邵褒然請不除偽黨在内差遣禁作邵褒（案慶元黨

褒然為大理司直請詔大臣自今權臣之黨偽學之徒不得除在内差遣詔下其章

戊午復陞差將校法

紹熙中葛邲在樞筦奏請江上諸軍陞差統制官至準備將者自主帥觧三人赴總領官選擇一名申樞密院至是有旨並委主帥選擇令總領或屯駐處守臣審覈保明申樞密院紹熙指揮勿行

三月乙未建東華門

丙申竄內侍王德謙

上在藩邸德謙為府都監孝宗大漸黄由請上過宫問疾既得旨矣德謙堅請覆奏由斥其不可上從之卒往視疾及即位德謙驟遷昭慶軍承宣使內侍省押班是春德謙求建節有定議矣時吳宗旦為中書舍人事德謙甚謹夜輙易服謁之以家僮執燈自導德謙既有秉旄之耗乃薦宗旦為刑部侍郎直學士院使草麻二月甲子德謙遣幹吏諭指宗旦厚待之

使其子與飲且自捧勸者三翊日遂鎖宿禁中宗旦將入先出制草以示人且引天寶同光故事為比德謙喜置酒高會丙寅制出參知政事何澹不押制書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鬨之率臺諫交章言其不可丁卯宰相京鏜復以為言上遂寢其命於是德謙除在外宮觀吏部尚書兼給事中許及之奏駁之臺諫因請竄斥德謙以慰中外之望上未許姚愈時為殿中侍御史首奏宗旦交結德謙以進為之草詞請加貶

黜已詔降宗旦三官罷之權中書舍人高文虎論其責輕辛未宗旦坐追三官癸酉復送南康軍居住或曰有貴戚與德謙爭用事于中而德謙以計勝戚憾焉故因事擠之也宗旦既出臺諫遂急攻德謙詔以本官奉祠居廣德軍未幾日者陳舜道自言頃如門司徐考叔家賣卜考叔為言德謙多受張宜金錢引為閤長令舜道為臺諫言之德謙伺知之考叔坐送郴州安置至是考叔已貶吉州三月庚寅有旨考叔

許自便會臨安府劾德謙為人求官贓以鉅萬計嘗
以導駕燈籠自奉服食擬乘輿獄未成丁酉特旨降
德謙團練使居撫州他勿治翊日高文虎請改為安
置上從之然獄卒不竟也德謙先賜第遂改以賜故
嗣濮王士歆家五年二月詔移德謙嶽州宗旦池州
並居住甲申右諫議大夫張釜言德謙奸詭宗旦阿
囬請自令不以赦移雖有特旨亦許執奏四月以竄
逐德謙本末付史館十二月復用察院孟必先言移

德謙汀州嘉泰元年五月丁卯始許宗旦奉祠便居而宗旦死矣訃聞贈正奉大夫官其子孫如故事時徐誼劉光祖貶久矣於是亦許便居焉

庚子禁浙西圍田

壬寅定奏讞不當罪

紹興初陳去非在黄門始申嚴奏讞不當之令其後寖寛慶元中東南有因詈人被毆死者而行兇之人作可憫奏裁姚愈為御史上言如此是詈人之罪重

於殺人乃詔自今有司奏讞死罪不當者論如律

夏四月丙午雨土

旱

壬子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乙丑雨雹

閏六月甲戌申嚴銅器之禁

内出銅器付尚書省毀之民間舊有者限兩月赴官

投賣每兩以三十錢酬之民間多不盡輸再限兩月

不復酬以錢違者許人告湖州舊鬻鏡行於天下至是官自鑄之因復置神泉監以所括民間銅器鑄當三大錢仍權隷工部惟嚴錢直輸行在而建韶饒贛州皆自提點所泛湖由江入漕渠輸之京帑焉然祖宗時内帑雖歲収新錢一百五萬而每年退却六十萬三年一郊又支一百萬赴三司是内帑每年得一十一萬六千餘緍而左藏得九十三萬三千餘緍也今歲額止十五萬而隷封樁者半内藏者半左藏咸

無爲宜版曹之日困也按復置神泉監事在八月戊子綱内此因禁銅而詳及之

甲午貶留正

分司西京邵州居住先是六月癸卯言者論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二三溫人所謂狀元省元兩優釋褐若非其私徒即是其親故望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時有宣教郎錢文子者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田當名試徑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時人稱之是月戊寅朝散大夫劉珏案慶元黨禁作劉三

傑薛應旂宋元通鑑亦作三傑并繫其入見上言于甲午日以故御史免喪入見上言前日之偽黨今又變而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且獻消之之策及論留正共引偽學之罪韓侂冑大喜即日降旨除右正言正坐貶邵州

是夏大溪山島民作亂案本紀及宋元通鑑俱作大奚山

大奚山者在廣東海島中是夏廣東提舉茶鹽徐安國遣人入島捕私鹽島民不安即嘯聚千餘人入海為盜劫副彈壓高登為首揭牓疏安國之罪掠商旅

殺平民百三十餘人經畧使雷潀與安國素有隙及是安國乞遣兵討之而潀則用錢酒醪以犒勞且以安國生事聞於朝是月戊子詔安國別與差遣會安國上疏自辨癸巳詔提點刑獄唐弼究實以聞於是給事中許及之言統領林墉彈壓林通造謀以傾安國詔二人皆罷七月甲寅下詔名潀還既而右諫議姚愈又以為言乃併安國罷之而弼與宮觀八月庚辰以軍器監錢之望為秘閣修撰知廣州丁亥以刑

部郎中陳研為提刑知潮州陳宏規為提舉言者復

奏鼂民擅殺平民之罪辛卯命之望究治之之望盡

執鼂民戮之無噍類議者或以為過云

秋八月戊午復置嚴州神泉監

甲午均諸路職田

九月壬寅蠲四川民賦

以旱詔制置總領諸司蠲放民賦

乙丑申嚴藏否之令

令帥臣監司臧否郡守

是月禁偽黨改官

丁卯言者又論偽學之禍望申飭大臣監元祐調停之説杜其根源時有詔監司帥臣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説非偽學之人且結朝典之罪秋當大比漕司前期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字於後時有柴中行者為撫州推官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

論壯之

是秋太學生削何澹題名治其罪 案慶元黨禁太學生削澹題名事在六年呂祖泰決配事後

太學生某人者於齋生題名中削去何澹名字以其嘗排道學也澹時已顯貴大怒於是京尹因其出使不逞者與之鬨遂捕治之時太學生敖陶孫為文 案據下文所載陶孫詩則此文字應作詩字 以弔趙汝愚而侂冑未得其名俾士人併承之辭不伏乃移送大理寺獄丞劾其事

掠治無完膚獄竟不就猶坐不應削潛名送嶺南編管陶孫詩云左手旋乾右轉坤諸公相顧尚流言狼胡跋疐傷姬旦漁父沉淪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幾世孫陶孫福州人後數年登進士第獄丞用此除工部郎官云

冬十月癸酉雷

丙申赦

以壽聖隆慈備福光祐太皇太后違豫故也

十一月辛丑上孝宗徽號

加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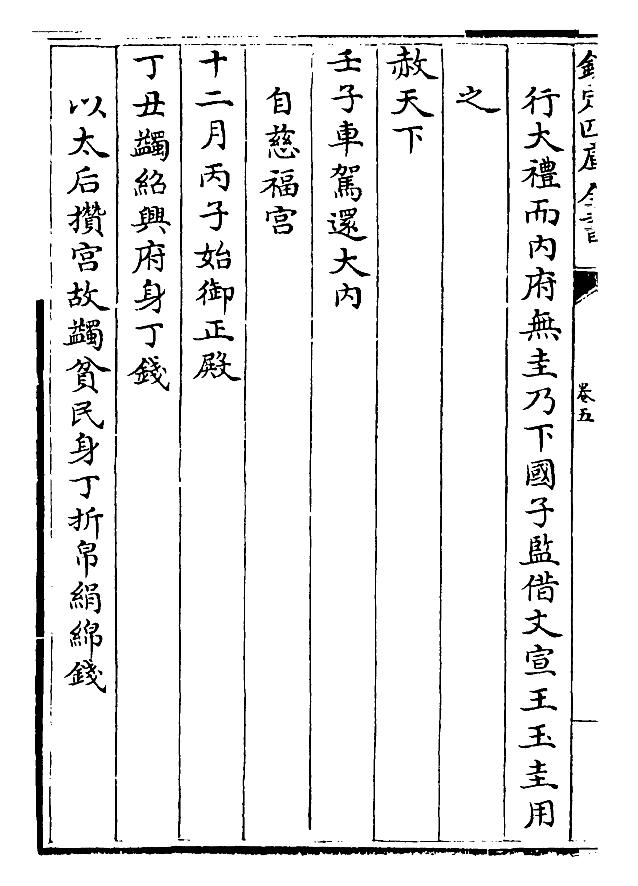
是日太皇太后崩

于慈福宮詔服期　明年加謚憲聖慈烈皇后攢於

永思陵

癸卯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

紹興中國學初建內出鎮圭以奉文宣王至是上將



行大禮而內府無圭乃下國子監借文宣王玉圭用之

赦天下

壬子車駕還大內

自慈福宮

十二月丙子始御正殿

丁丑蠲紹興府身丁錢

以太后攢宮故蠲貧民身丁折帛絹綿錢

甲申雨土

丁酉籍偽學

知綿州王沇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從之於是自慶元至今以偽學逆黨得罪者凡五十有九人宰執四人趙汝愚右丞相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王藺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煥章閣

侍制兼侍講徐誼權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彭龜年

吏部侍郎陳傅良中書舍人兼侍講案慶元黨禁陳傅良舍人兼侍讀

兼直學士院薛叔似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

提舉太史局章穎權兵部侍郎兼侍講鄭湜權刑部

侍郎樓鑰權吏部尚書林大中吏部侍郎黄由權禮

部尚書黄黼權兵部侍郎何異權禮部侍郎孫逢吉

權吏部侍郎餘官三十一人劉光祖起居郎兼侍讀

呂祖儉太府寺丞葉適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財賦楊

方案續通鑑作芳祕書郎項安世祕書省校書郎沈有開起居郎曾三聘知郢州游仲鴻軍器監主簿吳獵監察御史李祥國子祭酒楊簡國子博士趙汝讜添差監左藏西庫趙汝談前淮西安撫司幹官陳峴祕書省校書郎范仲黼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汪逵國子司業孫元卿國子博士袁燮太學博士陳武國子正田澹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黃度右正言張體仁太府卿案慶元黨禁作詹體仁此及嘉泰二年趙汝愚復官黨人見在者皆先後復職詹亦與其列詹本傳

建寧浦城人以太府卿直龍圖閣罷後復直閣除司農卿則為詹無疑宋元通鑑作張考紹熙初羅點薦士八人有張體仁見本紀

蔡幼學福建提舉常平茶事黄灝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案慶元黨禁無黄灝係脱誤宋元通鑑有之

周南池州州學教授吴柔勝新嘉興府府學教授李𡌴校書郎王厚之直寶謨閣案慶元黨禁作顯謨閣

江東提點刑獄孟浩知湖州趙鞏祕閣修撰知揚州白炎震新通判成都府武臣三人皇甫斌池州都統制范仲壬案續通鑑作范仲壬誤

知金州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以上並見於臺

諫章疏者士人八八人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
傅徐範蔡元定吕祖泰事既行黄由為吏部侍郎建
言人主不當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沈
故資政殿學士詔曾孫也未幾擢沈利路轉運判官
時由權禮部尚書尋出帥蜀張巖為殿中侍御史奏
由阿附權臣植立黨與遂降由雜學士奉祠焉
是歲復銓試取人數
依舊制二人而取一　故事春秋再試十人而取七

乾道二年後止春試二人而取一紹熈末議者病其寡學乃請三人而取一是歲謝源明為吏部侍郎上言今世禄之家已留意學問請復舊制詔從焉今蜀中銓試甚寛凡假手者率費七百緡又勢要子孫鮮不與選或謂宜悉赴吏部然吏部亦不免此要當如祖宗時先試而後命可也

草密白補授弊

舊制樞密院事並過門下省乾道元年十二月癸卯

言者請自今樞密院已被旨文書並關中書門下依三省式畫黃書牘以示欽重出命之意從之然密院機速事則不由中書直關門下省謂之密白是年樞密院以密白遷補潛邸醫官二人給事中許及之以非舊典爭之遂寢其命

慶元四年戊午春正月丙辰趙師羼除工部侍郎案宋元通鑑師羼之除在八月誤此目内有都市行燈之語則為正月無疑慶元黨禁謂除命在正月十八日者是也

韓侂胄妻早死有四妾皆得郡封所謂四夫人也其

次又十人亦有名位去歲秋冬之間有獻北珠冠四
枚者伲胄喜以遺四夫人其十人皆愠曰等人耳我
輩不堪戴耶伲胄患之師睪時以列卿守臨安徼聞
其事亟出十萬緡市北珠甚急是月辛亥伲胄入朝
未歸京尹忍遣人致饋啟之十珠冠也十人者大喜
分持以去伲胄歸左右以告伲胄未及有言十人者
咸來致謝遂已翼日都市行燈羣婢皆頂珠冠而出又
明日語伲胄曰我曹夜來過朝天門都人聚觀真是喝

釆郡王奈何不與趙大卿轉官耶翼曰又言之故有是命佖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指其竹籬茅舍而謂曰此真田舍間氣象所惜者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嗥于叢薄之下亟遣視之京尹趙侍郎也佖冑大笑其後京尹坐他事罷諸生為詩誚之有也曾學犬吠村莊之句即指此也

丙寅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丁卯詔恤流民

以兩浙江淮荆湖四川民流詔有司舉行寛恤之政

二月辛未詔近臣舉才

兩省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一二人毋舉宰執子弟親

黨

三月己丑降德音

以憲聖攢宮之役蠲臨安紹興賦租稅有差

是月經筵進讀寶訓

臣寮劄子恭聞詔旨已擇今月十一日開講望陛下

遵用仁宗高宗故事令侍講之臣仰稽三朝寶訓如

李淑所舉外治數條詳悉講明以備觀覽凡武備之

設何者為先軍旅之制何者為重邊圉治守孰為要

害敵國情偽孰得要領考古驗今有至計商畧而施

行之足以為思患預防之策上從之

夏五月己亥韓侂胄為少傅

賜玉帶以朝以憲聖攢宫復土遷也

己酉詔禁偽學

先是右諫議姚愈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説結為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諫議張釜亦以為言從之遂命直學士院兼中書舍人高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頼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内禪隂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歴載臻兹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忤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

而惑衆心甚至竄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
紹聖之奸黨國家秉德康寧不汝瑕殄今惟自作弗
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弗可復反歟將狃于國之寛
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
深詔一二大臣與夫侍從言路之官益維持正論以
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
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
必罰無赦布告天下無忽愈上此奏韓侂冑大善之

未幾遂遷兵部尚書御史中丞

是月禁女冠毋入大內及三宮

先是江州僧道隆者自言能知人休咎往往或中豪民貴戚競施之號風和尚道隆飲酒食肉多蓄美婦俗又以散聖目之慶元中往來都下有倡婦馬換師壽康宮幕士詹恩妻也號馬部頭既入壽康宮以病歸外舍道隆因之使求賜金于北內以為建塔費陳淑妃亦使其母往拜之安康郡主適羅氏者館諸其

家予金錢以萬計府尹趙師羼聞之執以屬吏録其
槖得金錢三萬緡有奇獄成有旨杖黥隷英德府土
牢収管仍以獄詞徧示諸路是歲四月壬申也道隆
既斥故有是詔其後興國軍有女巫又以符水出入
貴勢之家所謂九宮山是也
秋七月已未丁逢請勿用偽黨
逢以都大川秦茶馬入見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
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時薛叔似葉適坐汝愚

黨久斥皆起家為郡故逢有是言宰執京鏜何澹大
然之翌日遂除軍器監

辛酉葉翥罷

八月久雨

丁卯命決繫囚

丙子謝深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許及之同知樞
密院事

淳熙末及之與薛叔似同擢補遺皆為善類所予黨

事既起叔似累斥逐及之乃更遷給事中吏部尚書既而踰二年不遷乃間見侂胄叙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涕零繼以屈膝侂胄惻然語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不數日遂有是除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許及之為吏部尚書適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閘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庚辰白氣亘天

丙戌詔諸壽康宫上壽
以太上皇帝聖躬清復率羣臣上壽後不果行
九月壬寅太白晝見
癸卯太白經天
丁未慶元重修敕令成
京鏜上重修敕令格式申明詔頒天下　國朝法令
大抵從寛政和後始有御筆特斷刑名是蓋多出於
三尺之外矣靖康元年九月議者請參用嘉祐元豐

舊法以候新書之成奏可尋詔律令依嘉祐斷刑依
元豐明年四月復詔政和海行法非御筆修立者許
引用建炎三年復辟赦舉行仁宗法度即嘉祐元豐
法有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輕時吕頤浩張
浚始為政也明年六月范宗尹相乃奏命有司以嘉
祐政和敕對修成書紹興元年八月上之其後乾道
淳熙慶元之際率十餘歲一修然大概以紹興重修
敕令格式為準

是月詔造新歷

太史言月食於晝而草澤言食於夜驗視如草澤言

有旨改作仍命祕書省正字馮履參定明年五月壬

辰朔歷成賜名統天蓋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

之間歷十四變上距黄帝之歷凡五十變矣而知歷

者謂統天新歷尤復疎謬昔洛下閎太初歷成自言

八百年當差一度其後未及八十年固已差一度矣

李淳風曰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又曰自太初下

至麟德差四日自太初上及僖公差三日一行亦曰

劉洪歷四十五年差一度梁武帝歷百八十六年差

一度以前入歷術之精猶不免此况賤工之草創者

乎大抵唐末以後律歷之法不傳士大夫無所從受

而星翁歷人類多鄙淺是以不足以推明其學也

冬十二月丙戌再蠲臨安府身丁錢

三年

是歲育宗室與愿于宫中

藝祖皇帝十世孫燕懿王後也時年六歲後賜名曮又更名幬立為皇太子後又更名詢云

慶元五年己未春正月庚子蔡璉誣告趙汝愚異謀璉初為樞密院直省官趙汝愚定策時璉從旁竊聽欲行漏泄汝愚覺而因之上即位遂從輕決配去年冬竄歸輦下用事者聞之以為奇貨乃使璉排日供具汝愚當定策時有異謀凡往來賓客所言共七十餘紙文書既就乃議送大理五年正月七日中書舍

人范仲藝案韓侂冑傳作張仲藝方下直忽工部尚書兼給事中謝源明過之問曰聞蔡璉之事否曰未也源明具以告且曰儀同之意欲呼近上者三數人問之以實此事近上三數人謂彭龜年徐誼沈有開曾三聘葉適項安世輩也仲藝曰當如何源明曰公必為繳章如此建請但畧令源明與其事公繳録黄留録白付門下可也仲藝姑應之曰諾明日詞頭果下張孝伯為吏部侍郎過仲藝曰蔡璉之事儀同意毋它第欲

呼近上三數人一問之以實此事舍人盡分别言之仲藝力言其不可孝伯曰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使數人之事成置主上於何地舍人奈何欲庇之耶仲藝曰不然自頃歲已來朝廷行遣諸人不為不盡今無故捕從官朝士數十人付之有司豈不駭四方之觀聽孝伯唯否而去其後乃知孝伯已見俛冑力爭之而姑以見試耳夜仲藝直後省遂草駁奏翼日袖録黄以謁俛冑語之曰相公今日得君凡

所施為當一以魏公為法章蔡之權不為不盛然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之獄故耳相公勲業如此胡為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廹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鏜諸人與吏部尚書劉德秀實主此議仲藝具以告孝伯之説告之侂胄釋然曰録黄何在仲藝曰在此侂胄取而藏之事遂格既而諫官張釜陳自強御史劉三傑張巖程松連疏有請詔以累經赦宥於是彭龜年追三官勒停曾三聘追兩官

而蔡璉補進義副尉云嘉定元年汝愚子崇憲訟於朝乃配璉贛州牢城

乙卯果州學官王莘罷

坐考昌州春試舉人而以尚書斷章為問題也先是去年三月莘與西充縣丞任逄俱被檄考春試莘昌州逄瀘州逄當發策問今日内外輕重之弊其末云漢唐之際亦有當王鳳輔政雖為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者亦有因重梨園樂工請解官出外潔介自守不詣牛仙客者今欲居班列者各知所以砥節厲

行銷去私意無入而不知出之病無愧於不附鳳不
詣仙客之人何術可以臻此策題申至禮部侍郎胡
應期摘其語為韓侂胄言之侂胄怒先是發策相類
者三人一在蜀一在廣一在閩其二人則陳一新林
復之也執政欲併治之張巖為監察御史即奏疏論
去年諸路解試舉人有義題斷章及策題紕繆援引
失當中有涵蓄不盡者意不在華也中書舍人范仲
藝初聞其事以告禮部尚書黄由由詣宰執京鏜謝

深甫何澹許及之諸公爭之皆不納由不得已作書具陳利害為侂胄言之侂胄雖勉從而猶未平也然逢坐是得免而莘所出問題自夏暑雨至文王謨當時實惡暑雨祁寒之語而但以斷章為名故有是命於是執政怒逢未已又移書蜀帥袁說友欲料理之賓客諸公多為之請時部使者欲舉逢改京秩者數人皆懼而止然事竟釋矣是秋巖遷起居舍人又餘月復為殿中侍御史始何同叔代應期為禮部侍郎

具知其事謂巖曰黄尚書年來可謂大有定力如去年置籍事今年策題事皆能囬用事者之聽會由除蜀帥冬初陛辭因上奏論治蜀當以安静和平為先而治天下兼同此道上下其奏巖即擊之由坐奉祠者此也

辛酉初命漕臣無出身者勿差官考試

王莘既黜時漕臣汪德輔故相伯彦孫大府卿名嗣子也議者謂汪以祖任入官故擇考官不善張巖為

監察御史因請自今漕臣不由科第進者更委它監司一員選官校試仍擇有文學士望者一人為點檢官專掌命題去取之事即有不稱加以重罰從之蓋自嘉泰元年始

壬戌建玉堂

二月乙丑胡紘罷

紹熙末紘為進奏院未為人所知會趙汝愚奪職居餘干韓侂胄意未快有薦紘可備鷹犬者遂遷司農

寺簿除祕書郎監察御史汝愚永州之貶用紘章疏也時侂胄欲論朱熹無敢先發者紘鋭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醖釀章疏乃成會建方喪之議遷太常少卿紘遂以藁授沈繼祖云

庚午雪

癸酉白氣亘天

乙酉貶劉光祖

去歲光祖撰涪城學記案慶元黨禁光祖撰涪城學記即在本年有世方

以道為偽而以學為棄物夫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盍謹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之語至是諫議張釜劾光祖佐逆不臣蓄憤懷姦欺世慢上五罪詔光祖落職房州居住　八月壬戌察院朱元之言國是已定要當堅執毋事紛更以底安靜之治

三月甲午罷監司臧否郡守之制

孝宗淳熙中始嚴監司臧否郡守之令既申妝伯部使者數人稽緩之罰時趙雄守荆林栗守潭為上所

禮特下詔趣之然行之十餘年其後士大夫往往以人情之厚薄為臧否論者頗患其不公去年十一月庚申新知漢陽軍蔣用之朝辭上疏稍論其偽朝廷是之至是陳自強復以為言於是臧否遂罷

戊申四川行對補錢引法

自天聖立川交子法每再歲一易令人户輸紙墨費三十錢紹興十一年詔增為六十四每界無慮一百七十萬緡其更易不盡者號水火不到錢亦二十餘

萬緡悉令計司取之以備邉用然錢引屬總所而鈔紙場錢引務隸成都漕司故更易不盡者總漕屢爭之其後卒歸總所焉紹熙二年上念蜀民之勞詔權展一界乃易慶元四年冬丁逵自四川茶馬代還入見（案逵入見在四年秋七月此云冬疑誤）言川交子二年一兑每引納貫頭錢八十文足民甚苦之今計所多羨財請每界展一年永為定制章下制置司袁說友為帥工言今民間每兑錢引一千貼納錢引六十四文足每界總

領所收貼頭錢凡百八十萬緡今欲展年當求對補之策其一紹熙初增印百七十萬緡今凡八年則兑界兩三次閒暗增貼頭錢已三四十萬其一去歲增印百萬緡異時每界增貼頭錢亦近七萬此二者畧可相當兼總所每界撥還漕司工墨錢十九萬緡今既展年不復對撥而又每界水火不到之緡幾十萬皆總所得之若展一年所不到者又倍凡此皆可以對補展年所虧之數至是有旨許之然六年冬兑界

水火不到錢纔七萬五千四百四十八緡嘉泰二年陳睠為總領謝源明為帥請諸朝復以二年一兑蓋軍餉所仰不可復展矣

夏四月定理官歷縣法

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紹興中數申嚴之後亦或廢孝宗在位持之甚嚴慶元初復詔除殿試上三名南省元外並作邑至是又用察院程松言詔大理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為令　舊

捕盜改官人並試邑是月正言陳自强請初任未終之人先注簽判一任方許親民從之自後雖宰相子殿試甲科人無有不宰邑者矣

朱熹致仕

去冬十二月有請至是得命　熹初疑猶在罪籍不敢有請繼以尚帶階官義當納禄朝廷許熹始用野服見客

五月壬辰朔新歷成

賜名統天新歷京鏜為丞相時所上也初會元歷既成而布衣王孝禮言劉孝榮未嘗以銅表圭面測影故冬至後天一辰朝廷然之未暇改作去年九月太史言月蝕於夜而草澤言蝕在晝驗視如草澤言案慶元四年九月造新歷目云太史言月食於晝而草澤言食於夜驗視如草澤言與此互異宋志不載乃改造歷以祕書省正字馮履為參定官履字叔常臨邛人嘗從故直徽猷閣張行成為數學故以命焉歷未成是年正月癸卯監察御史張巖言履倡為詖辭

揺撼國是遂罷去三月庚戌乃詔諸道有通曉天文歷算者所在具名來上至是歷成歷經凡三卷㳂歷他書十七種凡二十九卷又上臨安進士倓望重校萬年歷十七卷綱目二卷

嘉泰二年日食五月朔太史以為午正而草澤趙大猷言午初三刻半日食三分案宋志是日太陽午初一刻起虧未初刻復滿統天歷後天一辰有半與此時刻頗異詔著作郎張嗣古監視渾儀秘書丞朱欽則著作郎王容測驗起居舍人俞徵覆驗卒如大猷所言史官乃

抵罪焉蓋自渡江後歷差者多矣

戊戌親試舉人

賜魯從龍等四百十有二人及第出身有差　舊例

廷試舉人暮者許賜燭然殿深易黑日昃則殿上燭

出矣是年上初策士江西正奏名進士黃實嚴州特

奏名進士皇甫鑑納卷最後廉州特奏名進士劉嘉

猷賜燭至一更四點御藥院言故事賜燭正奏名降

一甲如在第五甲降充本甲末名特奏名降一等如

在第五等與攝助教詔如故事世傳張子韶嘗扣殿陛賜燭納卷最後上取其策覽之歎其鯁亮遂擢為榜首其實不然

都城疫

丁酉以久雨民多疾疫命臨安府賑恤之 案本紀命臨安賑恤在戊申

壬子命諸州學置武齋

武學自祖宗以來京師有之乾道七年七月庚寅詔

武學該赴解試人以五十人為額然郡國未之建也至是言者請即諸州州學置武士齋舍選官按其武藝且籍在官荒田以備餼廩從之然後亦不克行

六月丁逢罷

何澹為參知政事其弟滁新除通判臨安府自行在舟行歸處州舟人江乙市私鹽萬餘斤以往東梓巡檢司邏卒林廣等捕之滁仗劍傷廣事至臨安司農卿丁逢知府事當乙杖罪而廣以受賄杖脊編管時

慶元五年六月也程松為監察御史上疏劾之戊辰
詔逵與宮觀而以工部侍郎朱晞顏知府事且命大
理劾江乙以聞毋得觀望生事辛未澹乃丐免上批
其奏畧云遽以小嫌力求引去卿初無預朕亦何心
澹乃即起視事上尋批付大理以伏暑恐致淹延命
有司據見追到人結絶秋七月獄成甲午滌降一官
為朝奉郎罷通判逵降一官罷祠乙未澹上疏言臣
頃為中丞首論樞密使王藺不能鈐束其弟蘭遂去

國令訓飭無素罪何所逃望賜黜責詔不許明年閏二月澹知樞密院事七月進遂奉祠十一月復進直寶文閣知婺州嘉泰元年四月以滁通判建寧府

是夏盜竊太廟金寶

自休兵後太廟創冊寶殿凡帝后寶冊洎郊廟金玉禮器皆藏焉始時令太常寺官一員季點然第省閱文歷而已乾道五年春因有盜竊禮器者中書門下始奏令每季取索赤歷點檢足備用印封鎖具有無

損失申省是夏太常寺奏太廟遺失皇后金寶二命大理寺治之六月庚寅降旨既而廟之衛卒赴有司自言坐獄死蓋故事冊寶以中人領其工作及盜去鑿而售之中乃鐵胎也繇是事敗自後朝廷益謹其事月以察官禮官中官各一員檢視謂之點寶禮器中瑤爵玉瓚二事絕佳人間所未有其它圭璧大抵多水漿色也冊寶中惟昭慈聖憲皇后謚冊以象牙餘皆珉玉又有徽宗皇帝謚寶玉色尤溫粹嘉泰四

年九月得四圭有邸玉一詔藏於太常

秋七月癸丑劉德秀罷

德秀初以重慶守入朝不為時相留正所知著作佐郎范仲黼正客也請為之地仲黼見正言之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無安靜之理時京鏜已為刑部尚書正不得已下除德秀大理寺簿德秀怨仲黼薦已不力併憾之會上登極鏜與韓侂胄深交不數月侂胄擢德秀監察御史而鏜繼為執政正是時甫去

位也又數月遷德秀右正言仲韛時為夔路提刑德秀遂建言諸路憲臣非嘗歷守令及他司官者請皆與郡從之仲韛坐是左遷知漢州二年春德秀遷諫長首劾留正四大罪又奏仲韛附和僞學奴事陳傅良自入仕為夔州教授年餘即入館學俸入無幾為夔路憲僅三四月乃於郫縣雙流之間大殖良田皆平日受賂所致仲韛遂坐免

寅嚴銅錢滲泄禁

禁高麗日本商旅博易銅錢

月癸亥白氣亘天

己巳太廟太祖夾室柱生芝

壬午京鏜率百官赴太廟觀芝

過壽康宮

上壽始得見太上皇帝成禮而還　上以重明節前

十日詣壽康宮進香德音降諸道流罪以下囚釋杖

以下百官及庶人推恩有差諸道贓賞錢悉蠲之加

賜行在諸軍如雪寒錢例宰輔皆進官一等右丞相
京鏜為少保封鄭國公韓侂冑為少保封平原郡王
保信軍節度使李孝純為保大軍節度使昭信軍承
宣使李孝友為奉寧軍節度使保順軍節度使謝淵
為太尉入內内侍省押班甘昺以兩宮宣力備竭忠
勤特遷二官其餘次第行賞初上之未見壽康也御
史胡紘因劾趙汝愚請以行遣汝愚之事奏之太上
庶幾太上懽然盡釋前憾怡愉如初汝愚遂有永州

之貶及是過宫禮成百官監司郡守皆上表稱賀焉

中興外戚封王者自信安孟王忠厚始其後平樂郡王淵大寧吳王益新興吳王蓋永寧郡王師禹皆以元舅之貴乃得之韓侂冑以中宫從曾祖案侂冑為韓琦曾孫琦為韓后六世祖則侂冑乃中宫從祖非從曾祖也封平原郡王蓋殊命也

甘昺昪之弟也上過壽康昺與有力焉頗貴寵

戊子立沿邊諸州武舉取士法

冬十月丙子金使來

金遣兵部尚書布薩琦吏部郎中張汝猷來賀瑞慶
節詔金使見辭並令韓侂胄隨班侍立
是月陳自強上綮要政目
三十事人才財用軍旅風俗蓄積學校爵禄教化命
令賞罰法禁諫諍薦舉科舉禮制祭祀銓選獄訟税
賦農田邉備奉天奉祖宗任相任將任官監司守令
禦外患荒政馬政請令侍從兩省講讀官進故事曰
於前項政事條目内選擇一事爲題先叙前代帝王

施行得失而證以祖宗故事然後論今日事體所宜斷以己意俟其進入編為一書如一旬而講一事則一歲之間便有三四十事不過二年朝廷之大政講究畢矣疏奏從之已而翰林學士高文虎又以二十事上之如前請稽古勤政威斷卹刑惠民久任考課選吏捄弊宗廟宗室兵制文章歷法錢弊漕運奉親茶鹽常平義倉

十一月己丑詔復右司一員

十二月庚午建安仁宅惠濟倉庫

於廣東水土惡弱諸州以給士大夫之死而不能歸者

是冬編慶元寛恤詔令

明年五月書成併役法撮要上之　始紹興二十二年八月王贍叔知荆門軍代還入見請命有司編集中興以來寛恤詔令而知惠州鄭康佐者亦言守令奉行詔書不虔請編類成書以賜從之二十五年九

月乃成凡二百卷號紹興寛恤詔令其後淳熙慶元皆仿此為之

是歳賑諸州水災

信饒江撫嚴衢台州建昌興國軍及廣東諸州大水命賑之

兩朝綱目備要卷六

寧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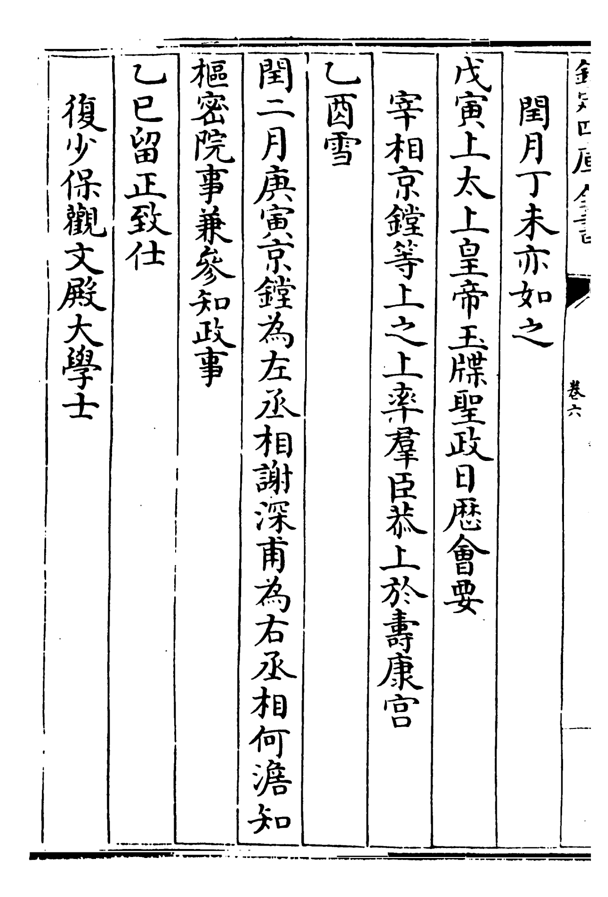
慶元六年庚申春正月己亥皇子坦生

八月壬寅薨追封邠王諡曰冲温

二月戊辰降德音

以皇子生故也降諸路雜犯死罪以下囚釋杖以下

己巳雨土



閏月丁未亦如之

戊寅上太上皇帝玉牒聖政日歷會要

宰相京鏜等上之上率羣臣恭上於壽康宮

乙酉雪

閏二月庚寅京鏜為左丞相謝深甫為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乙巳留正致仕

復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辛亥吳曦建節

曦璘之孫挺之子也以殿前都指揮使為昭信軍節度使

理前宰執舉狀為職司

以待執政之子弟焉 祖宗時執政子弟皆得任內外清望官但不為臺諫兩省耳自蔡京父子共政秦熺繼之由是典制大壞孝宗惡焉淳熙八年八月始詔見任宰執臺諫子孫並與宮觀嶽廟理為資考至

是又詔許用前宰執舉狀為職司云

三月甲子朱熹卒

先是庚申熹臓腑微利邑宰張揆来見有餽熹卻之謂知縣若寛得百姓一分即其受一分之賜盖揆藉時相之勢凶燄可畏百姓甚苦之故熹有是言辛酉改大學章句誠意一章此熹絶筆也是日午刻暴下自此不復出書院矣壬戌臓腑尤急癸亥諸生入問疾熹起坐談論為學功夫顧謂蔡沈曰某與先丈病

證一同決不起疾沈答先人病兩月餘日先生方苦臟腑然老人氣體易虛不可不急治療諸生退夜分令蔡沈檢巢氏病源醫生劉擇之云待制脉絶已三日矣只是精神定把得如此分明是夜五鼓令蔡沈至卧内熹坐於床沈侍立熹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欲言而不言者久之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熹索紙筆及取至伸紙握筆堅謹如平時然已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誤觸巾目蔡沈使正之揮婦女

無得近諸生揖而退熹上下其視方瞳烱然徐徐開合氣息漸微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水頹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諸生近者奔赴遠者相與為位而哭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十月壬申葬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黄榦主喪禮蔡沈主喪役時偽黨禁嚴太守則韓侂胄之黨傅伯壽也然會葬者亦幾千人先是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期以一日聚於信上欲送偽師朱熹之葬臣聞偽師往在浙東則

浙東之徒盛在湖南則湖南之徒盛每夜三鼓聚於一室偽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或更相問答或轉相辯難或吟哦怪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於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奸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録雜之以魔書之詭秘倡之以魔法之和同今熹身已歿其徒不忘生則畫像以事之歿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會聚之間必無

美意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政之得失望令守臣約束仍具已施行申尚書省從之門人范念德爲鑄錢司主管官沿檄檢視坑場因便道會葬率同門之士訣祭於墓隅其詞曰天之生賢蓋亦不數儲精孕靈及河維嶽厥惟孔艱是以殊邈先生之生黃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頽不知何年復此胚胎徒役紛集窀穸告期山哀浦思風慘雲悲臨穴一慟萬古長辭念德歸未至鄱陽有旨鐫官罷任蓋臺

察効其離次會葬云　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得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狥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

不以用舍為加損也自先生沒其道愈久而愈彰其學愈久而愈盛亦可見此理之在人心未嘗泯也

辛未幸聚景園

車駕從壽成惠慈皇太后同幸

夏四月辛亥鄧友龍請毋用偽黨 案慶元黨禁友龍之請在五年四月

友龍時為監都進奏院請明詔大臣用舍從違謹所決擇友龍尋除察官 十一月乙亥殿中御史陳讜請明詔大臣於進擬人才之初審其邪正而毋事乎

繳駁　十二月甲午議者又言今奸偽之徒呼嘯朋侶以圖報復當戒其漸望自今回心向道者姑與外祠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長惡弗悛負固不服者必重寘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道向方　案乙亥甲午二事慶元黨禁亦在五年

嘉泰元年二月己亥議者又言偽學之徒餘孽未能盡革願於聽言用人之際防微杜漸

初置資善堂小學教授

以命國博蕭逵時東宫纔封衛國公未正名故也舊

制資善堂稱翊善若皇孫則為皇太子宫小學教授

至是參用之逵字景伯淳熈十四年廷試第四人慶

元四年冬除太學博士明年遷國子又明年春兼實

録院檢討官遂為學官之選數月除秘書郎不數年

累遷至禮部尚書云

五月旱

丙辰決中外繫囚除茶鹽賞錢　癸亥避殿減膳罝

寛恤局　丙寅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闕雨州
縣釋杖以下囚
戊辰詔求言
旱故也詔侍從兩省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
今急務詔曰朕寅奉慈訓猥以眇身託於士民之上
夙夜慄慄不遑康寧惟徳菲薄暗於大道下不能治
育羣生上以干陰陽之和乃夏序失中閏月不雨大
田既坼嘉穀將槁元元何辜咎實在朕意者政事有

所虧刑法失其當歛賦役煩重而烝庶之失業者衆
歛不然何致沴之深也朕即位以来荷天右序頻歳
中熟民僅小康儲偫未裕儻遇饑歉將奚以相卹夫
德之不修既召譴告又不深迹厥由力圖消弭其謂
百姓何已詔在位陳朕過失與時政之繆又惟部使
者守令朕所頼以協宣德澤者也今或務行苛細縱
長吏奸獄訟不平寃者無所赴愬所以傷害和氣咎
益甚焉繼自今其悉意畢心亟為民慮凡弊事可除

便利可興者條具來上朕將親覽擇其至當而推行之布告中外使咸知朕恐懼修省之意

壬申雨

丁丑詔看詳封事

三省樞密院擇其可行者以聞

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丁亥壽仁太上皇后崩案本紀在戊子

治喪於慈儀殿謚曰慈懿皇后權攢於臨安南山之

修吉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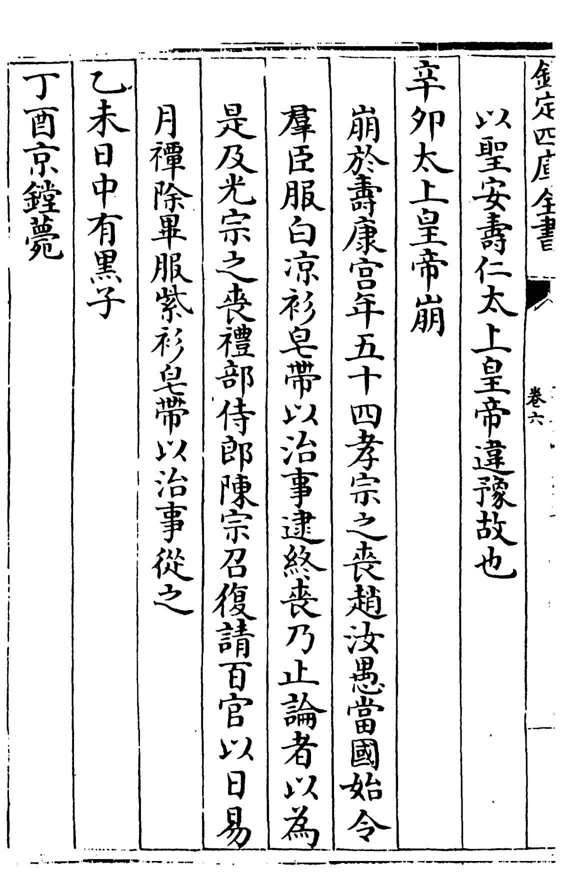
壬辰趙善義吳旰使金

善義以户部郎中為賀生辰使旰以都官郎中為告哀使　善義還至雍邱因與金人爭下車子處忽謂金人曰爾方為蒙古部落所擾何暇與我較莫待要南朝舉兵夾攻耶其下共調護之金人乃止翌日伴使謂趙曰昨日國信尚書所言其等歸上頭莫須奏過否趙皇恐以醉為辭且謝之事聞趙遂坐奉使生

事免官　盱之使也善義未還金人以南使驟来疑
偵其國中事吳至盱眙未即納陰遣人至臨安伺之
得其實而歸乃遣使来迓故吳留盱眙者五十有五
日云吳入境與趙遇於塗兩使分道而過各不相聞
但私以片紙往来而已
戊申許及之罷
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丁夘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

自強慶元二年夏以選人入都欲求諸州學官闕見執政皆不遂其所居逆旅主人善拂茶自強一日見其出問所之曰某為儀同擊茶月給十千日三往府中每往擊茶一甌而已餘無事也自強太息曰我嘗權儀同先生主人曰官人求闕不遂盍見儀同乎自強曰吾貧旅費垂盡聞見儀同所費不少安能辦之主人曰俟語次試為拈出句餘無耗一日自強方悶坐有直省官持呼召來者約來日午後至府相見自

强莫知所謂比至則侍從官以次畢集謁入傳令先
召陳俛冑命設褥於堂上鄉之再拜次名侍從官同
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俛冑徐曰陳先生老儒沉
淪可念坐客唯唯明日連章薦其才遂除太學録未
踰年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又數月為秘書郎入館半
歲除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半月餘遂
秉政自選人至樞府首尾四年云
八月庚寅赦天下



以聖安壽仁太上皇帝違豫故也

辛卯太上皇帝崩

崩於壽康宫年五十四孝宗之喪趙汝愚當國始令羣臣服白涼衫皂帶以治事逮終喪乃止論者以為是及光宗之喪禮部侍郎陳宗召復請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衫皂帶以治事從之

乙未日中有黑子

丁酉京鏜薨

賜謚文穆既而其子沆請避家諱改文忠於是言者以為楊億巨儒既謚曰文議者欲加一忠字竟不之與夫欲加一字猶且不可況謚以二字又欲極美乎望敕攸司自今議謚務當其實其或不然當准古法以選舉不實論若定謚已下其子孫請再更易者以違制論從之其後察官倪思復以為言鏜乃改謚莊定　自南渡以来宰執堂饌每員日給一千休兵後五倍其數蓋取萬錢之義也舊例日為豐饌羣公一

舉節則皆為皂隸所有京鏜當國始議以為不當暴殄天物乃損其數人用二千三百餘悉折見錢於是日具小飧數日然後設一盛饌每執政一忌日堂厨激賞庫臨安府殿前步軍轉運司各送齋僧錢五十千節序及非時生料亦如之　淳熙中鏜以檢正報謝北朝因爭撤樂孝宗嘉之遂除侍從會趙汝愚自蜀召還上諭大臣除鏜四川帥汝愚聞之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汝愚得政

鏜時為刑部尚書亟納交於侂胄繼擢執政自是為

侂胄謀主鏜與劉德秀在侂胄之門最為兇險侂胄

未顯時惟二人與之深交及用事侂胄所為暴虐皆

二人教之云

九月已未雷

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

紹熈五年明堂孝宗未卒哭時趙汝愚朝獻景靈宮

嗣秀王伯圭朝饗太廟而上獨祀明堂是年光宗之

喪甫踰月而當行大禮乃命右丞相謝深甫款天興之祠嗣濮王不儔攝宗廟之祭盖用紹熈禮云案本紀己巳命謝深甫朝獻景靈宫庚午命嗣濮王不㒟朝饗太廟與此異

赦天下

丙子呂祖泰决配案慶元黨禁祖泰上書在五年九月而宋史本傳祖泰因周必大降少保致仕憤之乃上書請誅侂胄事在嘉泰元年與此異惟侂胄傳係六年與此同

是月十一日甲子進士呂祖泰投匭上書論韓侂胄其言畧曰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

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
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强何人也徒以侂
胄童孺之師而躐致禁從陛下舊學之臣若龜年等
今安在哉蘓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案周筠宋史祖泰傳作周均誤
韓氏之厮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周筠以
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
蘓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厮役之周筠者乎其妄
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也願陛下亟誅侂胄

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雖怒甚重違人心會方行明堂禮故未及問辛未禮成肆大青後五日乃批旨云吕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送連州拘管於是右諫議大夫程松殿中侍御史陳讜皆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今縱不殺猶宜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是日得旨令臨安府從杖一百真決免刺面配欽州牢城收管　祖泰字泰然

元祐户部尚書公孺之五世孫也寓居無錫縣宋史本傳云秉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踈達尚氣義既得罪士大夫勞之者無悔色佗冑猶憐之祖泰始自分必死獨𨗳以身悟朝廷就逮不懼京尹趙善堅受佗冑計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亦有共為章者乎汝第言之吾且寛汝祖泰笑曰何問之愚也吾固自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乎善堅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爾廷中

聞之悚然有歎息者嘉泰三年十月庚子得旨許自便祖泰不敢歸投身襄郢間案本傳但言祖泰既貶道出潭州侂胄使人跡其所在乃匿襄郢間不載自便之詔蓋史文有誤又四年侂胄死史丞相得政下欽婺州求祖泰所在欲官之會祖泰自江陵歸乃詔改正過名特補上州文學嘉定元年七月辛丑也俄改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四年丁内艱無以葬来中都謀於諸公間遇寒疾數日死其年四十九

冬十月丙戌以韓侂胄為太傅

以永崇陵成也

癸巳初以年勞減舉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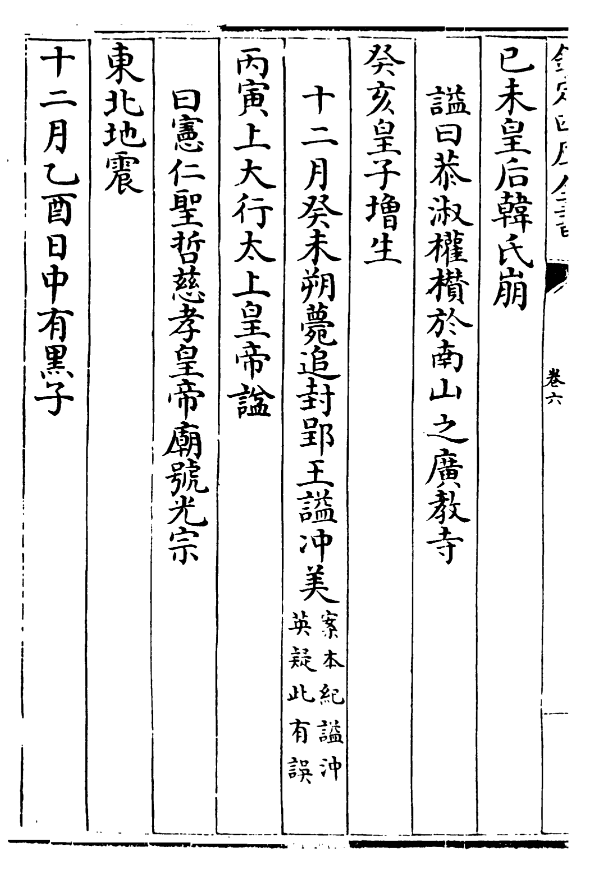
時費士寅為左選侍郎請歷十五考以上無贓私罪犯者聽免職司舉主一員從之

辛丑雨土

十一月辛卯亦如之

十一月癸丑朔宗室與愿更名

除福州觀察使改名曮令資善堂授書



己未皇后韓氏崩

謚曰恭淑權欑於南山之廣教寺

癸亥皇子增生

十二月癸未朔薨追封郢王謚冲美案本紀謚冲英疑此有誤

丙寅上大行太上皇帝謚

曰憲仁聖哲慈孝皇帝廟號光宗

東北地震

十二月乙酉日中有黑子

乙巳乃殯

辛卯權欑光宗於永崇陵

永佑之權欑也宰相秦檜不欲行乃命信安孟王忠厚以樞密使為之及營思陵備置五使遂命右相周必大掩攢宮從所請也時右相王淮以母老惡凶事故不欲行然陵成而王卒罷永阜之役既命左相留正未葬而正逐右相趙汝愚亦不欲行乃以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郭師禹為總護使而命參知政事余端

禮持節導梓宫既葬師禹封永寧郡王汝愚遂得罪及是永崇陵將復土右相謝深甫亦不行乃命韓侂冑馬山陵非宰相護送遂為故事

癸夘祔光宗於太廟

太廟自仁宗以来皆祀七世崇寧初蔡京秉政始取王肅説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奉翼祖宣祖咸歸本室焉然王莽已營九廟唐明皇又用之非始於蔡京也紹興中徽宗祔廟以與哲宗同為一世故

無所祧及升祔欽宗始祧翼祖高宗與欽宗同為一世亦不祧由是淳熙末年太廟祀九世十二室及阜陵復土趙汝愚為政遂祧僖宣二祖而祔孝宗時朱熹在經筵獨以九廟為正汝愚不從熹之議遂格及光宗祔廟復不祧又祀九世矣

詔改明年元

上繼統趙汝愚為相鋭意慶歴元祐故事故改慶元慶元盡六年而上皇及太后繼崩中宮去世二王子

不育朝廷嫌之因改明年為嘉泰云

乙巳蠲臨安府紹興府民賦

緣攢宫役者

己酉吳曦為太尉

是冬括關外營田租不果

關外舊有營田歲收租十餘萬斛其田半為吳郭田

諸家所據租入甚輕計司知之而不敢問慶元末司

農少卿江陰王寧總領四川財賦有隆州州學教授

江原張鈞嘗仕利路獻策於寧以為營田租可增寧用其說是冬〻分遣官屬八人按行諸郡所遣官知其不可僅畧增之時新金州簽判眉州人元鼎者分括鳳州遂盡集屬邑之民糾决升降連數月不已太尉郭杲時為興州帥寧杲舊同寮相厚善至是寧欲核其軍中缺員將佐杲不肯互奏於朝朝廷用杲言由此兩人有隙及寧括營田杲尤不以為是有武臣守鳳州者杲親黨也知其情即諭營田之家啖元鼎以

利寧命元鼎近邊三十里毋得增括元鼎匿之營田户數自詣元鼎請具榜以示人元鼎不與時日將午元鼎卧未出營田户數百譟於庭曰我曹拘此近半年而若猶未起事何時而可集耶即突入執元鼎毆之探其囊得金錢虎皮鮮鹽等物又啟其從吏之槖所得物半之即斥元鼎立庭下授之紙使具所得主名元鼎辭伏衆擁元鼎詣郡守守即白利州西路安撫司云總所營田官邊民驚擾欲為變本州已撫定

乞遣兵彈壓杲因出榜招諭且以聞寧聞之即以元鼎屬吏利州安撫司屬官張隱者潁昌人與寧善密以杲劾疏告寧寧得書謂人曰郭帥與寧善何得至此不閱月有詔除寧直徽猷閣湖北轉運副使寧始信其言先是興州推鋒踏白二軍戍黑谷者騎士月給芻錢甚厚寧議損之是秋戍卒張威等百餘人亡入黑谷為盜有奔北境者北師械其二十七人還都統司杲戮之而不敢奏寧遂坐免命未下而杲卒於

是以太尉吳曦代為帥而以杲姪俛領殿巖蓋明年八月云按吳曦代郭杲及郭俛領殿帥亦明年事而先叙於此

是歲取撥封樁庫錢數百萬緡

慶元後每封樁庫取撥錢輙數十萬緡銀亦數萬兩黃金亦數千兩蓋以為奉神事親之費云是年六月撥封樁庫錢一百萬緡修奉太上皇后攢宮七月撥二十萬緡入內藏八月撥錢十五萬緡并銀二萬兩充秋季供奉太皇太后使用又撥金二千五百兩銀

二萬兩充明堂使用又撥一百萬緡修奉太上皇帝

攢宫一季之間所撥金銀錢計直二百五十萬緡蓋

多非泛支用故爾常年則不及此數焉

賑諸州水旱

仁建寧府徽嚴衢婺饒信南劒州水建康府常潤揚楚

通泰和州江陰軍旱賑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朝綱目備要卷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李光緒

謄録貢生臣王兆泰

兩朝綱目備要卷七

寧宗

嘉泰元年辛酉春正月戊午申嚴福建科鹽之禁

壬戌謝深甫等薦士三十有五人詔籍記中書以待選擇

丁卯禁路鈐按閱受餽及擅招軍違者寘諸法

戊辰雪

乙亥又雪按乙亥在庚午後此文因戊辰雪而附書故在前

庚午以葛邲配饗光宗廟廷

賜謚文定光宗既祔廟當議配饗而一朝三相中周必大留正在其時皆嘗以學黨得罪故論者欲用葛邲及黨禁解嘉定元年五月必大之子新知筠州綸案必大子名綸作論誤乞以其父配享廟庭詔兩制禮官詳議明年正之孫祕閣校理元剛復言其祖首侍崇陵講

讀後在相位始終六年而必大之相繞三閱月葛邲之相亦不踰年當以其祖配時章頴權禮部尚書乃乞並用二公配饗後亦不果行焉蓋必大雖賢相而被罪於授受之初正雖舊臣而去國於阽危之際是以論者有所不叶也然前朝如富公司馬公皆嘗被罪於熈寧紹聖之間而不害其配饗則亦未可以此而致疑云

二月壬辰開資善堂

癸巳周必大降官

制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降充少保依舊職致仕先是進士呂祖泰以上書得罪至是監察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必大宜加黜削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又言偽學之徒餘孽未能盡革願於聽言用人之際防微杜漸故有是命自朱熹獲罪黨禁益譁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校皆為厲禁姦貪狼籍暴慢恣肆之徒紛

紘並起填塞要塗士知務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姗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屛伏丘壑依阿選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熹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輟時多勸熹以謝絶生徒僉德避難者熹笑而不答與學者黄幹書曰前此常患來學之徒真偽難辨今却得朝廷如此大開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渾淆夾雜之流不須大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先是有新某州

教授余嘉者案慶元黨禁作新州教授余嘉朱子傳作余嘉上書政府乞斬熹右丞相謝深甫語人曰彼何罪曁熹既歿言者猶不能已蓋侂胄用事以来一等小人知素不齒於名教懼一旦善類復用而巳斥於是横身以任其責京鏜何澹劉德秀胡紘四人實專主偽學之禁為韓侂胄斥逐異已者羣小附之牢不可破天下目此四人為魁憸云　周必大與楊萬里居同州二人論不合必大得政萬里獨不得登從班慶元間諸公皆竄斥

余端禮與萬里善京鏜又敬之欲援以升萬里力辭乃下詔以萬里嘗為上皇宫僚未經擢用特除煥章閣待制宫祠如故未幾萬里力祈引年遂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士大夫益髙之誠齋致仕不得其年月姑附於此

詔修光宗實録

二年十一月乙卯詔再修日歷

乙未續修吏部七司法

二年十一月乙巳詔重修

己亥四川初試教官

試教官者自熈豐間始程伊川嘗非之今不廢其法凡有出身人願試者先具所業經義三道詩賦各三首赴禮部陳乞若文理堪試則送試院不限人數取文理優長之人為合格初任除諸州教官自是為兩學之選及是言者請四川制置司遇類省試年分傚禮部附試學官許有出身人具所業赴制置司陳乞

委有出身通判或教授看詳是歲就試者四人而取

二人蜀人試教官自此始

辛丑雨土

三月丙寅雨雹

戊辰又雨

戊寅臨安大火

是夜臨安府寶蓮山下御史臺吏楊浩家火延燒御

史臺司農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御輦院太史局

軍頭皇城司諸物庫　四月庚辰朔詔被火之家願於貢院及寺觀寓止者聽之辛巳火乃滅詔兩浙轉運司臨安府上所焚民居之數于朝厚加賑䘏死者給錢瘞之有司奏延燒軍民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九家凡十八萬六千八百三十一口死而可知者五十有九人詔出内府錢十六萬三千五百七十一緡米六萬五千一百九十二斛四斗付浙漕司臨安府分賜被火之民人錢一千米四斗小兒半之死者人子

十千而軍士各家錢二千米一斛浩坐降二官吉陽軍編管言者以為罰不當罪遂除名黥隸萬安軍而其子從政郎御史臺引贊官椿諫院守當官樞皆杖脊刺面配千里外火之始作也祕書郎葉挺之外親有據屋縱火者挺亦坐免壬午詔臨安府内外不被火之家有遷徙之勞並放僦錢五日時朝士皆借官船以居其屬太府寺丞黃何艤舟翔鸞寺前是夜賊登舟執何掠其金帛婦女而去何訴於朝事下大理

火之未滅也工部令史薛基家婢邱安喜者持炬燔
其主之屋知臨安府趙善堅執之梟其首以令且待
罪詔釋之善堅尋罷去其冬十一月都城又火明年
七月故將張忠烈家又火所燔凡數千家焉盖自渡
江以来都城火災未有及辛酉歲者謝深甫等以輔
政無狀致天譴請罪不許　甲申命臨安府察姦民
縱火者以軍法治之
是春姜特立建節

以和州防禦使為寧逺軍節度使

夏四月辛巳下詔自責案本紀及宋元通鑑下詔在壬午

詔曰朕以眇躬獲奉宗廟不明不敏無以上承天心下育萬姓乃者釁咎之延閔凶洊集嫘嫘在疚夙夜震皇今者謫見天地京城大火百萬生聚顛踣號呼無所歸命夫天生烝民付于司牧顧朕德薄言動差失刑政繆盭赫然威怒宜譴朕躬元元何辜害至此極朕方戰慄齋精哀籲于上帝二三大臣視吾百姓

艱阨有可以全活之者公上之須廩庾之積捐以與民一無所愛庶幾安集慰朕惰怛之意　癸巳避殿減膳案本紀避殿在癸未此云癸巳誤

辛卯龍州蕃部寇邊

遣官軍討之先是龍州蕃人常至濁水寨互市寨有土豪受而儲之及蕪肅之知龍州以土豪擅利乃罷而移之自是戎人鹽糧米茶之屬皆不可得有李蒙大者本漢人以作過竄入龍州蕃部結誘蕃人至是

冦邊四川制置司以聞　嘉泰三年十月李蒙大納款四年正月得旨許之自是蕃部稍息

詔戒風俗

詔曰風俗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無復差等令被焚之餘其令官民營造室屋一遵制度務從簡朴銷金鋪翠無得服用令以宮中所有焚之通衢中外士庶令有司嚴立禁防貴近之家尤當遵奉茍違斯令必罰無赦　丁酉御殿復膳

戊戌以潛邸為開元宫

五月旱

戊辰禱於天地宗廟社稷案本紀作戊午　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決繫囚釋諸路杖以下囚除荼鹽賞錢命有司舉行寛恤之政十有六條

韓侂胄請致仕不許

時有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者嘗建言當令侂胄平章軍國重事如文彦博案宋史侂胄傳允中上書在三年拜太師後而此載侂胄

之為太師則又在二年之冬 佐胄聞之上疏曰臣家本業儒遭逢

聖世舔臣曽祖先臣琦伯祖先臣忠彦踵登科第接

武丞輔曁于臣先大父先臣嘉彦蒙神宗皇帝録先

世舊勲俾之尚主自玆派流右列逮至臣不能自奮

濫叨世賞雖無足以踰人每念效忠之義不敢遺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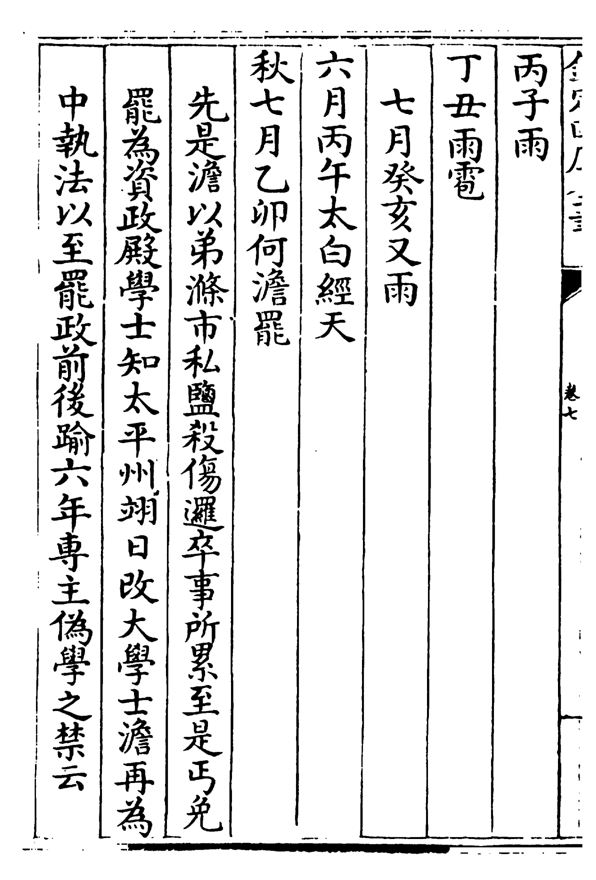
誤蒙孝宗皇帝特達之知擢寘賓閤光宗皇帝嗣登

大寶亦蒙眷遇每獲欽奉清閒之燕甲寅之秋國家

多故臣屬在肺腑往来兩宫預聞内禪陛下龍飛之

日面奉憲聖慈烈皇后聖旨俾臣朝夕仰裨初政臣
深惟綿薄不足以副使令是歲之冬即求閑退得請
奉祠相繼乞骸之章亦已屢上俞音既秘黽勉至今
正以聖恩深厚訓旨再三臣未敢復申前請五月二
十六日臣因見宰執忽聞局務官有劄子納廟堂及
臺諫乃引文彥博故事肆為狂妄之説臣聞之駭汗
如雨臣之本心天實臨之陛下實知之豈謂百執事
間猶有不諒臣之丹曲妄有擬議斯人固不足責而

臣之出處豈容不明不惟自速顛隮竊恐上玷先訓況臣近於霅川營一小室今將二歲猶未就緒非臣親往終不能辦於是昧死陳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守本官致仕以遂其私以全愚分疏入上批其奏曰卿輔翊初政累歲于兹忠誠備殫勲績益茂朕方得所倚頼豈容遠嫌力求休佚其體至懷勿復固請於是允中遂坐免令臨安府押出國門而李孝友孝純皆奪節



丙子雨

丁丑雨雹

七月癸亥又雨

六月丙午太白經天

秋七月乙卯何澹罷

先是澹以弟滌市私鹽殺傷邏卒事所累至是丐免罷為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翊日改大學士澹再為中執法以至罷政前後踰六年專主偽學之禁云

澹始以留正薦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首擊周必大罷之未幾遷中執法一時名士排擊殆盡大為清議所薄會有本生繼母之喪徘徊不肯去太學生喬嚞等移書切責之語在紹熙二年澹乃去位四年免喪時趙汝愚已執政止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澹愈怨恨祈哀韓侂胄慶元初遂除御史中丞自是力主偽學之禁以至執政

甲子陳自強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張釜簽書樞

密院事

乙丑賜龔頤正出身

頤正和州歷陽人本名敦頤少舉進士不第用洪丞相門客恩為不理選限登仕郎嘗著符祐本末三十卷又撰元祐黨籍三百九人列傳所佚者六人而已洪内翰領史院薦于朝初授下州文學旋補廸功郎潭州南嶽廟光宗受禪改今名用薦者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太社令宗正寺主簿頤正著續稽古録盛

言韓侂胄定策之勲由是擢兼資善堂小學教授遷樞密院編修官至是詔以頥正學問該博賜進士出身兼實録院檢討官付以三朝史事是冬遷秘書丞未踰月卒及侂胄死有詔毀其續稽古録云

己巳吴曦入蜀

為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此開邊之始也　吴氏世職西陲威行四蜀列聖皆留其子孫於中朝所以為慮者甚遠紹熈五年夏吴挺死邱崈楊輔在蜀不欲

吴氏世襲議以張詔代之趙汝愚在樞筦從其議人服其遠識曦久蓄歸蜀之志朝廷不許韓侂胄欲握兵權遂遣曦入蜀　吴曦自殿巖出帥武興其身由襄漢之軍中而輜重泝嘉陵而上大舟十七艘多珍異之物所至人爭觀之護舟小校每得金乃許入季（原缺）在益昌與諸幕客就觀其物見孔雀四華亭鶴數十魚十許甕内有比目魚五色魚者二魚相依而行以杖分之立死合之悠洋如故云又有二崑崙藏之

艎中不可得見盖崑崙見大江則投身而逸是以闕之　郭杲在武興多刻剥軍士時王寧方行覈實之令士滋不堪黒谷戍卒二十有七人由是去為盜有張威者亦在其數杲死王大節攝帥事語諸將曰是廹於寒餓非有他揭榜招還之斬為首者以令流配其餘而已威配隆慶府後軍時號張紅眼者是也自杲死吳曦除西帥三軍之士望之如慈父母焉曦至軍首為璘建廟大殿費十萬緡他不計也又命士卒

負土築江濵地際山為園廣袤數里日役數千人士始失望

八月己卯減奏薦恩

言者以官冗恩濫請因娶宗女授官者仍舊法終身止任一子兩府使相不得以郊恩奏門客文學歸正官不許添差極邊初官不許求辟大使臣丁憂解官遇覃恩不得遷秩著為令從之

甲申張釜罷

陳自強兼知樞密院事張巖叅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政和初林攄自翰苑擢為執政其父部以寶文閣待制遷直學士盖異數也近歲松為諫長其父九萬以子在臺省日久自直敷文閣除秘閣修撰至是松執政再除華文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奉朝請視政和恩數為優云　松知錢塘縣韓侂胄有愛姬小故而出松聞之亟召女儈以八百千市之既至則盛供張舍

之中堂夫婦上食事之甚諠姬皇恐莫知所為居數日佖冑意稍觧名之則知為所取矣佖冑大怒松聞之亟上謁曰頃聞有郡守赴闕者欲得斯人懼遠方小吏不識事體他日有誤鈞顔其忝為赤縣職所當知故為王取之耳佖冑意稍解姬既再入佖冑尚未平姬具言松所以謹待之禮佖冑大喜即日躐除太府寺丞後兩旬遷監察御史踰年擢右正言數月遷右諫議大夫既而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

名松壽伲冑遣問之曰柰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

疵賤姓名常達鈞聽耳伲冑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

事距留妾恰三年其後帥蜀貶官責詞有處汙穢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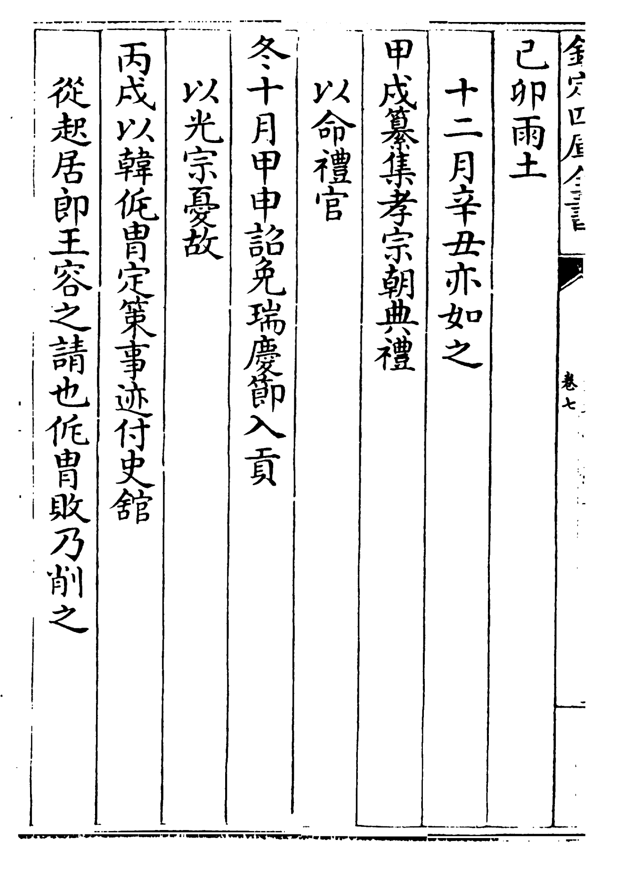
不羞莫汝為甚之句盖謂是也

丙戌復議鐵錢利害

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

九月辛亥決浙西圍田

遣朝臣二人往



己卯雨土

十二月辛丑亦如之

甲戌纂集孝宗朝典禮

以命禮官

冬十月甲申詔免瑞慶節入貢

以光宗憂故

丙戌以韓侂冑定策事迹付史館

從起居郎王容之請也侂冑敗乃削之

丙寅太白晝見

後月己卯太白經天

十一月始命刑部得薦舉外任人

禮部國子監長貳得舉諸州教授改京官舊制也至是言者以為大理評事止用舉主三員又評事中亦有已改官者舉削常是有餘乞倣此例令刑部長貳大理卿少得通舉諸路提刑司檢法官從之

十二月庚寅復免臨安府身丁錢

三年

是歲諸路旱賑之

浙西江東兩淮利州路仍蠲其賦

真里賦國入貢

獻馴象二

嘉泰二年壬戌春正月癸亥蘓師旦兼樞密院都承旨

師旦本平江府書佐韓侂冑頃為本府兵馬鈐轄從

府假筆吏吏以其冷局俾師旦行韓滿歸蘓復還府

下邱宗為守嘗以事怒師旦編管秀州久之韓知閤
門事師旦困甚往依之韓憐而寘之門下未久上登
極韓以師旦窴名藩邸吏士内遂用隨龍恩得官韓
以其辯慧愛之每朝廷有議論或使之傳言于大臣
大臣亦與之立語而已當時侍從官則或與之接坐
矣陳自強在禁林事師旦尤甚有愛妾曰蠟梅以秀
慧聞于東南師旦至其家則三人參坐縱飲未幾師
旦除帶御器械遷知閤門事樞密院都承旨幹辦皇

城司師旦權日盛乃自名蘊氏之出子陳瞞總蜀計案慶元黨禁作陳韡紹熙初脩蜀鹽法條下與此同為建景蘊樓于眉州市以悅之嘉泰三年陳自強正揆席首除師旦定江軍節度使　師旦用事時近臣皆因之以進鄧友龍為給事中差與抗禮餘人至僕隷事之師旦每會其名從官不復折簡第遣人傳諭或值宴集賓客滿坐聞命即委之而去始師旦為小吏邱崈屢笞之洎帥江東過辭師旦自朝至日中具不得見翊日再來逮暮始

能一面雖忿不敢校也内翰左史傅伯壽尤與之親

厚伯壽老病不能拜尚除執政請外除集英殿修撰

知夔州及死又除寶謨閣待制盡得從官恩數云

趙大全為學官一日得堂帖除樞密院編修官大全

即稱疾杜門不拜時蘇師旦為都承㫖故也後數日

師旦建節罷去李壁權副都承㫖大全乃受命由此

不容遂請知眉州以出未上佐胄死詔召還大全貧

不能出有㫖潼川具舟津遣乃克行既至除太常丞

未幾會其從者乘舟與参政婁機家人遇於閘中爭道機不樂遂為言者所論以為大禮樂章承用舊本復得眉州而去未行卒于北關外人皆憐之大全潼川人淳熙十三年舉進士為四川類省試第一自簡州學官召察遂官行都其卒蓋嘉定二年十月癸亥云

丁卯高宗實録成

陳自強等上時史館無専官未知果誰筆也　二月

丁卯詔修正史實訓宋本紀及通鑑修實訓在丁亥

己巳雷

二月弛學禁

初學禁之行也京鏜何澹劉德秀胡紘四人者實横身以任其責爲韓侂胄斥逐異己者羣小附之牢不可破慶元五年二月紘罷吏部侍郎七月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六年八月鏜以左相死于位去年七月澹罷知樞密院事悉去侂胄亦厭前事欲

稍示更改以消中外意時亦有勸其開黨禁以杜他日報復之禍者侂胄以為然案宋史侂胄傳係張孝伯正月癸亥言者論近歲習偽之徒唱為攻偽之說今隂陽已分真偽已別人之趨向已定望播告中外專事忠恪奏可案宋元通鑑係施康年是春趙汝愚追復資政於是黨人之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黄灝詹體仁游仲鴻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宫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偽學一節

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歿已踰年而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還政十月詔朱熹以待制致仕閏月制復周必大少傅留正少保嗣後偽禁稍弛然宗師既亡義禮日喪風俗自是大壞侂胄以専擅為當然而恣其所為小人以無耻為常事而恬不之愧舉朝之臣知有侂胄而不復知有人主雖往時坐黨被斥之人亦有趦趄於侂胄之門者矣其禍極於開邊而後已 倪

貫卿曰嗚呼慶元黨禍小人之罪不容於誅矣而善

類出處有可得而言乎學禁之弛嘉泰之初元也何
澹罷兩府而魁憸盡佹胄圖恢復而意向移學禁自
是懈矣然學禁雖衰權焰方熾君子之脉既削小人
之勢遂成不極於曦叛佹誅不止于時為君子謀守
儉德之初心安固窮之晩節聽小人之自為闔闢吾
惟益堅其理義之壁以待他日之復可也其或憤於
久鬱樂於乍伸輒動其彈冠經世之念則其思猶未
熟也復儺天下之大義也張忠獻抵死切齒而不得

仲阜陵二十八年長太息而不得遂者一旦舉而行之誰曰不可抑開禧之事開邊也非復讎也圖不軌也非為社稷也而羽之而翼之可不可也文公夢奠語蔡沈曰道理只是恁地但須做些堅苦工夫夫能甘其苦於禁盛行之日而不少堅忍於禁巳懈之日豈不甚可惜也嘗謂慶元黨禍不幸如大愚西山身死于謫雖曰天不慭遺然全其節以立千萬世守道者之標準未為無所賴也文公卒於慶元之庚申學

禁弛於嘉泰之辛酉天也文公在天下出處惟公是視而士節益光明矣西山臨終别文公書有曰天下不患無人材但師道不立為可憂噫師道之立非必人人扶植之也大堤屹然衆流歸順無復東奔西决之憂善人之多良以此也至此益信善類真足為天下福師道真足為善類主而慶元之學禁為人心禍真酷且深也

甲申趙汝愚復職

詔責授寧逺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趙汝愚㝠因衆
論嘗掛深文朕以其屬籍之聯累經赦宥可復資政
殿學士

戊子頒治縣十二事

以風厲縣令

癸巳禁行私史

初秦檜既成和議始有私史之禁時李光嘗以此重
得罪檜死遂弛語言律近歲私史益多郡國皆鋟本

人競傳之至是言者因奏禁私史且請取李燾續通鑑長編王偁東都事畧熊克九朝通畧李丙丁未録及語録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於公議即乞存留不許刋行自餘悉皆禁絶違者坐之燾所著長編凡九千餘卷案李燾傳長編凡九百七十八卷總目五卷九千字誤孝宗甚重之偁與克皆嘗上其書除職遷官仍付史館丙以父任監行在都鹽倉乾道八年夏上其所編丁未録二百卷自治平四年至靖康元年詔特改京官付國

史院然紀載無法學者弗稱焉其秋商人戴十六者
私持克所著中興小歷及通畧事畧等欲渡淮盱眙
軍以聞遂命諸道帥憲司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事
干國體者悉令毀棄中興小歷者自建炎初元至紹
興之季年雖已成未嘗進御其書多避就之辭不為
精博非長編比也
三月辛亥詔舉邊郡守
宰執各舉可守邊郡者二三人　尋又詔諸路帥臣

總領監司舉可為將帥者與本軍主帥列上之

己未初命提刑以五月按部理囚

命諸路舉行如四川二廣之制

罷泛舉

是月詔薦舉除陞改自代十科外悉罷自今如特旨

令内外薦舉者並具實迹以聞

夏四月庚寅雨雹

六月庚子又雨

辛卯禁經營留闕者

渡江以来員多闕少中外久患之紹興末寺監丞簿學官大理司直樞密院編修官始皆有待次者乾道五年秋孝宗遂命皆與添差一次自今須見闕乃得除然近歲東南郡守率待闕五六年蜀中亦三四年由是朝士罕肯丐外而勢要之人多攘闕者淳熙十三年詔自今存留州郡十五闕止差一政令中書籍記以待職事官外補慶元元年又增為三十闕非職

事官補外毋得陳乞然廟堂牽於丐請率多借用嘉泰二年夏言者請以嘉興府處台衢嚴信池袁撫江潮漳泰溫徽州十五闕令中書再行注籍專待職事官請外如有經營留闕之人令給舍繳駁臺諫論奏從之令監司帥臣亦有待闕者而侍左選人用六年闕侍右小使臣用五年半闕云

是月復太學混補試

太學補弟子員故例每三歲科舉後朝廷差官鎖院

凡四方舉人皆得就試取合格者補入之謂之混補淳熙後朝議以就試者多欲為之限制乃立待補之法諸路漕司及州軍皆以解試終場人數為準每百人取六人許赴補試率以開院後十日揭榜然遠方士人多不就試則為他人取其公據代之冒濫滋甚慶元中遂罷之嘉泰二年復行混補就試者至三萬七千餘人分六場十八日引試云

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己巳賜舉人第

禮部奏名進士傅行簡等四百九十有七人及第出

身有差

六月己卯臨安府火

辛卯禁都民以火訛相驚者

壬午濬浙西運河

己亥禁冒姓充軍

舊者悉令諸州改正

秋七月不雨

癸亥釋諸路杖以下囚已未命有司舉行寛恤之政

七條禱於天地宗廟社稷復行寛恤四事

八月丙子袁説友同知樞密院事

癸未建寶謨閣

奉藏光宗御集

己丑詔作壽慈宫

請太皇太后還内初壽皇升遐憲聖壽成二太后當

還內而壽康宮已在南内矣乃改重華宮為慈福宮以舊慈福宮為重壽殿二太后皆徙居此憲聖終喪又改慈福宮為壽慈以奉太母是歲九月光宗撤几筵上復請太母還內而太母以為久居此宮凡百安便況以年高不欲遷移上乃以慈訓諭中外百官宜敬悉焉十月上尊號曰壽成惠聖慈祐太皇太后以十二月甲戌奉上冊寶

甲午慶元條法事類成

謝深甫等上之明年七月詔頒于天下

九月乙酉上朝壽慈宮

寅修皇帝會要

明年八月書成陳自強等上進

丙寅嗣秀王伯圭薨

本末具紹熙三年尋追封崇王謚曰憲靖　故事同

姓秉旄者非親弟愛子無得兼兩鎮熙寧初惟相孝

定王允弼定榮易王允良以屬近行尊乃得之慶元

初伯圭既辭中書令詔有司別議優崇之禮始命兼
兩鎮焉國朝二百五十年宗室秉雙旄者僅二人爾
庚午野蠶成繭
臨安府奏聞
是秋詔監司帥臣就送還人之官
蓋以省將迎之費也時黄人傑自隆守除夔路提刑
已解官久矣得此旨遂檄隆州再索送還人而夔之
迓吏已至遂兩用之其失本旨如此人傑盱江人有

能詩聲自號魯齋居士

冬十月壬申以通判主管總所財賦

詔諸州起發總領所財賦以通判為主管官

是月追復朱熹職名 案宋元通鑑在九月誤

以煥章閣待制致仕 案慶元黨禁除華文閣待制與一子恩澤與此稍異

十一月庚戌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

丁卯皇帝日歷成

謝深甫等上奉安于秘閣

庚午命贓吏毋便予祠

言者論臣僚贓累鉅萬具載章疏投閒數月便得祠祿請自今皆須二年雖有是言然臺諫所論或得於風聞朝廷察其誣未嘗不技拭也若究實懲治則賄者無以幸免而枉者可以復直矣舊以絹計贓者千三百為一疋後增至二千紹興三年高宗以絹直高特下詔增一千乾道六年復詔權以四千為一疋迄今遂為定制

十二月甲戌日中有黑子

甲申立貴妃楊氏為皇后

后遂安人也少入慈福宫性婉淑憲聖慈烈皇后甚愛之初封郡夫人慶元三年進婕妤又進貴妃至是立為皇后學士傅伯壽草制有曰洪惟文母念我神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内殿葢紀其實也后知書史通古今兄次山本右學生慶元間為帶御器械累遷太尉岳陽軍節度使韓侂冑死按此因類紀楊次山事故有言

及侂胄死後者葢亦承用舊文未加刋正耳　拜開府儀同三司嘉定三年夏拜少保封永陽郡王次山能避遠權勢而不與人事論者以為得外戚之體子谷石皆為承宣使

韓侂胄為太師案本傳為太師在三年與此異

庚辰大閲案本紀大閲在庚寅講官之詔在丁未

閏十二月乙未詔講官開陳經義有當開釋者許依讀官例隨事開陳

乙卯宗室贓加恩

矚即與愿也慶元四年育於宮中六年除福州觀察使至是拜威武軍節度使封衛國公聽讀資善堂以右内率府副率與詵充伴讀尋進開府儀同三司封

榮王

是月復周必大官職

少傳觀文殿大學士

是冬皇子垧生

未踰月薨追封華王謚曰冲穆

是歲詔修孝宗光宗實録

詔寶文閣學士傅伯壽直華文閣陸游同修蓋專以

委之先是和州布衣龔敦頤者元祐黨人原之曾孫

也嘗著符祐本末黨籍列傳等書數百卷淳熙末洪

邁領史院奏之後避光宗名改頤正朝廷以其有史

學賜出身除實録院檢討官蓋付以史事未幾而頤

正卒乃外名傳陸還朝孝録比它書尤踈駁　傅陸

既以京祠專領史事已而傅除簽書樞密院事老病

不能拜力辭乃以為資政殿學士出守陸年且八十復引年遂以次對領祕書監俄復致仕朝廷命二公舉可代者陸薦京西轉運判官李大異傅薦新除夔州路提點刑獄李壁遂名大異為秘書監遷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而壁為秘書少監遷宗正少卿直舍人院以至執政不復領史事矣　明年五月癸未命有司搜訪舊聞修三朝正史以書来上者賞之

韓侂冑扼塞言路

自紹興末年以来臺諫每月必一請對察官每月必一言事從官兩月必一求見否則謂之失職自侂胄扼塞言路從官既不言事而臺諫亦多牽掣顧望凡所論列若位望稍髙之人盖皆有所受此外則每月將終必舉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始者猶及釐務官與郡守之屬已而浸及屬官曹椽最後則簿尉監當皆在月課之列矣又有泛論君徳時事之類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攖拂者言之以至百官轉對監司

帥守奏事亦然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籍手臺諫官則曰聊以塞責有監察御史當應課乃言都城貨炒栗者皆以黃紙包之非便乞禁止聞者哂之

賑諸州水旱

建寧府福汀南劍瀘州水邵州旱命賑之

